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金鍾傳 第三十六回 江寧府同興善社 回龍潤力辟邪門

話說申應鑄將放生一節對眾言明，王高四人稱贊不已，不在話下。且說申孝思回得家去，放心不下，遂叫應鍾到應鑄家探聽消息，自己陪著李金華閒談。那應鍾聞命，即到了應鑄客座，與王高等相見。王培之道：「年弟來得巧極，這裡正講放生，閣下也立個條規。剛才年伯在此，言談不便。還是咱們小弟兄們，無拘無束。」申應鍾道：「怎麼題起放生來了？」王培之遂將已往之事對應鍾說了一遍。申應鍾道：「吾們族兄發起善念來了。願天下同發善念，免害多少生靈。但此事也非同小可，尚須與老先生們商酌個主意。」王培之道：「即與年伯商酌商酌罷。」申應鍾道：「如此，大家同往敝宅。」高化道：「王兄自己去罷，我幾人也就告辭。」王培之道：「怎麼來不來的，就要打鬻轆麼？」高化道：「非是我們落後，王兄一人與申老伯參定，我們無不從命。」王培之道：「即如此說，吾與申年弟同去，眾位聽信就是了。失陪失陪！」說罷遂同申應鍾而去。高方三人也拱手而歸。

王培之到了衍慶堂，見了申孝思，將申應鑄一團的事告訴了一遍。申孝思喜不自禁。與孝思適合符，遂變怒而為喜。李金華道：「這事甚好！吾先替人上筆佈施。」申孝思道：「你又要逗笑哇，剛來到這裡，還未家去，可替誰捐放生錢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這宗事焉能逗笑？現有賈尚真紋銀五十兩。」前在永清店中，暗受金而未用。以彼報德之金，代登放生之款。彰人善而救物命，李金華大德愈厚矣，賈尚真矣名愈遠矣。申孝思道：「是了是了，拜服拜服！真君子誰不拜服。但這放生事也甚不容易。或因放生而賣者故抬高價；或因放生而傷生者愈多；或因這是善事，故來人；或因這是善事，故意阻擋。種種弊端，不可不慮。」痛陳惡習，犯者自察之。李金華道：「善者自善，惡者自惡，善者恐善少，焉能因惡者而不為？惡者嫌惡少，又焉能因善者而不作？善者固願惡者善，惡者亦未嘗不怕善者惡。隨機行事，不可專一。」痛論善惡究竟宜見幾而作。申孝思道：「皆是同城，誰能以勢壓人？不若到縣衙中，請張告示為妙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這原是以善化善，若不從者再作此舉未為晚也。」申孝思道：「必然不善，要辦就早些下手。」如從善化誰用惡磨。李金華道：「還不知這縣主是個甚麼餡的，凡任職守者，宜急除惡弊，而利物命。慎勿令賣柑者笑言曰：有誰不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者哉。不定行不行哩。」申應鍾道：「這縣官是河南固始縣人，姓杜名清，字鑿泉。到任才半年多，卻也有些善政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這杜鑿泉是兩亭兄胞弟，見其兄如見其弟耳，兩亭乃上乘人也，其兄品高，其弟自然不錯，金華口中，並贊美之。況且我與兩亭兄又是年誼。這事甚覺好辦。弟明天即要回家，幾天回來再說罷。」申孝思道：「多住幾日，慌的甚麼？在這裡不與在家一樣麼？況且吾這性子，是火上生蓮花，非僅表孝思直爽，人心如火。福田如花，從熱火騰騰中好種種耳。況放生為救物命，尤宜火速也。辦點麼事不願絲絲羅羅的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不然，就再住一兩天，辦了再走。」申孝思道：「這不完了麼！」快人快話，故其勸善辦善，無不大快人心。

剪斷截說，不覺已是次日。李金華梳洗完畢，叫李忠到了街上，僱了一乘肩輿，遂赴縣衙。

到了大堂，投進拜帖。不時，大開儀門，將李金華接進花廳。彼此周旋了一回。李金華總是尊稱杜鑿泉。杜鑿泉不肯如此，又謙遜了一回，方才落座。

杜鑿泉道：「弟下車之時，即到回龍潤拜謁兄台，不料兄台進京。遂指望喝兄台喜酒，那須顧竟是被黜，兄台實是抱屈了。」從杜鑿泉口中，找補金華落第一筆。李金華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！總是為弟才疏學淺，多承過獎了。今日一來拜謁，二來也是有一事相求。」杜鑿泉道：「為弟能得，無不盡力。」李金華遂將放生求示一節說了一遍。

杜鑿泉道：「這個極其容易，況且又是好事。弟豈不樂得而為之？」杜鑿泉意中做一日官，宜行一日善。故民物托命者幾何，乘在位操權。凡善皆當興舉，況一舉筆而萬命立保乎。此善不為，將樂何事。

李金華聞此，遂下座深深一揖。杜鑿泉慌忙拉住道：「你我弟兄，何必如此！」說罷，二人又說了些閒話。

李金華遂要告辭，杜鑿泉強留不住，方才送至大堂以下，拱手而別。

李金華見了申孝思，說明此事，無不暢快。申孝思即命應鍾去告知王培之等。不時，王培之同應鍾而來。高化成、方正品、慶六謙也陸續而至。眾人遂商議怎樣捐施。當時，申孝思倡首先捐京錢八十甲，孝思倡放生之首，實以放生倡教孝之先也。李金華也捐八十甲。王培之、高化成各捐四十甲。方正品、慶六謙各捐三十甲。這時李忠在旁，亦情願將工價捐上二十甲。以工價為放生佈施，較富貴所施，功加百倍。其存心效主，推愛及物，不第堪稱為義僕已矣。共捐三百二十甲京錢。申孝思又命人將應鑄找來，他情願捐京錢二百四十甲。應鑄所施不為小矣，既可贖殺生之冤，復可解籠鳥之怨。所謂聞過即改，見善勇為者也。然非王培之用心文武火一場煅煉，亦難成此完人。正是抽添得制，然後九轉丹成。大家商議出示之後，再向城內外勸一勸。

商議一畢。申孝思留王高四人飲酒，他們也沒推辭。不多一時，酒菜俱至。大家推杯換盞，好不歡樂。到了天晚方才散局。

次日早晨，申李剛起不多時，只見李忠跑進衍慶堂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杜大老爺業已貼出告示，小的不知寫的甚麼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大家何不去看看？李忠領著我與申老爺同去。」

三人起身來到大街以上。見有多少人圍著。也有說是好事的，也有說是多事的，也有說是縣官起痰的，也有說是虛應故事的。此類甚多，莫怪物議。紛紛議論，善惡不一。此示有關生命，免開尊口，阻人善機。申李主僕三人也不管他，遂走到告示以下只見上面寫著：

欽加五品銜即補知州署理上元縣，正堂加三級紀錄五次杜。為通行曉諭事：照得無故殺生，禮所禁之，不罪無辜，例原有之。當今我皇上德被群生，既仁民而愛物。爾小民同秉天性亦當戒殺而放生。雖有以漁為業者，豈不知釣而不綱；即有打鳥為生者，更當遵弋不射宿？況養身之術甚多，何必沾沾於魚鳥乎？至於慘殺耕牛，既非祭天而祭地，此等惡習，實所宜除。籠鳥遊戲，尤非餽口而謀生，一般游民，尤所當禁。今有闔城紳士立放生會，有人心者，庶其察之。倘無知棍徒，或肆行滋擾，或無故詈詐，甚屬可憎，難以寬容。茲合，仰闔縣軍民人等。自示之後。勿得仍蹈故轍，苟有棍徒及一切游民擅不遵行，該會扭稟到案，定究不貸。本縣言出法隨，決無食言。庶其凜遵勿違，特示。開口便以僧道為事正是杜清之清處，不知儒道既重，則佛道亦與之並重矣，儒者遵人道也。人道與天地並立，所以專言天則人地隨之，專言地則天人隨之，人不識此，妄生議論。除非無天地而後可。

申李主僕看畢，滿心歡喜，自不必題。及至回來，恰遇縣官來回拜。李金華讓至衍慶堂。說些通套官話。

杜鑿泉從袖中拿出一張告示，遞與李金華道：「昨日所說之事，業已出示矣。這一張即求吾兄收留。立會之後，可貼局內。其中話語尚欠斟酌，吾兄可以筆削筆削。另貼印花亦無不可。」李金華接過看了一遍，與那貼的一樣，遂欠身道：「老父台用意甚是。」杜鑿泉忙道：「李兄台你實在該罰了。後再如此稱呼，為弟決不饒你。」申孝思道：「老父台多多費心了。」非虛稱謝也，為萬物請命者，感謝誠多耳。杜鑿泉道：「申老先生年高有德，為此地首望。孝為萬善首，申孝思又為第一品望。與神聖既符合矣，能不為官長所欽仰乎。弟幼而乏才，雖身司重任，實難以堪。老先生若如此稱呼，豈非折弟之壽？弟與老先生兄弟相稱，已覺過僭了。」申孝思躬身施禮道：「老父台過於謙遜，職員萬不敢越禮。」說著杜申二人又讓了一回。杜鑿泉停身拱手道：「這放生一節，既如此辦。眾位先生們就得費心了。此非謙遜語也。做好官，行好事。官賴紳力共成。救萬命，破萬弊。紳托官威以施化。杜清真清官矣。弟難分身今帶到俸銀五十兩，不堪言施，少少分點餘惠罷，杜公以五十金助放生，不為不厚矣。與善示眾。既不憚勞，施惠及物復不吝財。推其居心不敢以萬民脂膏，供一己之荒樂，而能以有餘竭俸，救無限之生靈。善政如是，真可比召父杜母矣。世之以職賂罰項，少納善款者，豈可同日而語乎。這功德也不是一人作的。」說罷，大家笑了一回。杜鑿泉將銀子交付，便要告辭。申李二人不肯讓走。杜鑿泉見他實意相留，也就叨饒。酒飯之後，方告辭而去。

申李二人回到衍慶堂中，將捐項計議了一回，天色不早。到了二更時分，縣官又差人送了一個說貼，並有紋銀五十兩。李金華

將那說貼看了一遍，見上面寫的是：

申李大老爺告覽：弟杜清頓首。今日別後，弟有事到府衙與府公相見。談論之際，言及放生一節，府公亦願步之於後，並欲出示曉諭。先捐俸銀五十兩，茲特差敝僕奉上。肅此達知，即請升安。

申李二人更覺樂極。與善愈廣，而放生愈多。願天下為官者，皆推愛如此。不亦同登極樂乎。一夜晚景不必細說。

到了次早，李金華告辭回家。申孝思留到飯後，方送至南效而別。

李金華到了回龍澗下了肩輿，步至村中。村中父老無不歡迎。前在善莊。窮人遠送，今回故鄉。父老歡迎，如李先生之德行者，幾人哉。直走到自己門前，令李忠開了大門，一層一層到了中堂，草草打掃了一回。正欲歇息歇息，那村中來了幾個老人探望。陸續又來了幾個年青的，將李金華落第抱屈之事說了一回。李金華道：「眾位伯叔兄弟不要抬我，我回家不多時，尚未登門拜謝。」說著，深深一揖道：「敝宅無人，多承照顧。」眾人還禮落座。眾中一位老者道：「請教李先生，會試場中出的是甚麼題？」李金華道：「首題是子曰二字。」那老者慌忙道：「咳呀！這個題深沉的很，不解道之真機，難以嚼破。」將牙磨好，再去應試。李金華道：「老先生既然說出，莫非知那道之真機麼？」老者道：「雖不能深知，也少通一二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至於真機一說，不敢求教。但求把這道字，指示指示。」老者笑道：「這可不是輕易說的。既然下問，也得少說幾句。道也者，路也。念過中庸注。但說是路，而不認得這個路在於何處也是罔然。至於路在何處，將道字拆得開，自見是路，見是路也得能走。的是旁門煽惑口脛。不能走，亦是罔然。怎麼個走法，那就沒能說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道是路誰不知道。若專說拆字，非聖道也。一句駁倒。即是拆開，亦非難事。我卻拆得開，老先生先拆拆，我再拆他不遲。」老者道：「這道字一個首字，不加走之，吾知道，用不著你說。這是何意？李先生可以想想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從首上走而已。這首是甚麼？老先生你也想想。」老者道：「首即頭也，豬頭狗頭，須要說個明白。並無深意呀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若說從頭上走，試問怎麼走？咳，是了是了，你好麼說，從頭上走，是打破玄關。不知這打破玄關，卻是末節捨本求末，恐非正道。明明這首是孝，豈不知百行孝為先麼？當頭一棒。若能從孝上行去，便是從首上走。如專言首是頭，死死認定玄關，將聖人孝弟為仁之本，豈不擱在耳後？必須將孝字做到盡頭，不管你認玄關，不認玄關，自無不成之理。儒者成之而為聖，釋家成之而為佛，道家成之而為仙。那孝中一團光明，照破乾坤，焉能闖不開玄關呢？此辟明成道之本體，探真搜源。果能修到孝光發現時，將見竅竅通明。無有阻隔，彼所謂玄關一竅者，不待破而自開矣。就是做玄關工夫，亦非無別。若一味要打玄關，盡力行去，不入魔道者幾何哉？更須認明自然之理，不加勉強，方能不失正轍。如硬行直前，你闖破腦袋也是落個破頭鬼。若闖不破，好麼還成個斃死鬼哩。此辟明修道之誤用，悲憫其愚力救其失。若一味不悟，入迷罔覺。將不能上出玄關，恐下入地獄矣。老先生你再思再想罷。」老者道：「你這說了些甚麼話？直是道不同不相為謀！」素隱行怪。後世有述焉，吾弗為之矣。李金華道：「不用遮應了，你老先生這好有一比。」老者道：「比從何來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好比作土井子裡提水。」老者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李金華道：「提來提去，早晚提出紫泥來。你好麼說淘淨紫泥，自見清泉。還有一比了，好比作尿坑子裡打滾，越滾越泥厚。」老者聞此，氣了個三屍神暴跳。真是五靈豪氣飛空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這一口氣，好麼闖開南天門。老者道：「不識進退。人好心好意要指你個明白路，你反倒不乾不淨的鬧起來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因為不乾淨，所以闖不開玄關呢。」老者這時更覺氣塞胸懷。說了一聲「惱死人也！」竟是撲倒而死。要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人人各有天良，不乘其勢以導之。則樂善之心不生；門門俱有師承，不迎其機以辟之，則歸儒之念不切。王篤生能使不善者改而為善，且共成放生之善舉，可謂善於勸善矣。夫放生固第一善事也，物將死而得活功同救蟻之義。命已殆而獲安，德倍埋蛇之仁。好生之心，刻刻常存。施放之數，多多益善。蓋物生於天，天生之，天必不欲殺之，天不欲殺其生。難禁殺者之不殺其生，放生會為之回其生，轉殺機以濟造化之窮。故天必加之以厚福焉，獨是放生者獲福，殺生者必獲罪矣。漁利魚鳥，固屬擇術之不慎；戕伐生靈，究為居心之過殘。胎無歹賣而卵無血，竟自弗顧；川無竭而林無焚置若罔聞。既傷天地之和，必犯造物之忌。取物命以活我命，公論皆曰不可，殺彼身以養吾身，自思亦覺非宜。遷地詎果弗良，易業猶可自新。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，況尤有目擊而心傷者。遊手年少，肆無忌憚羅織一鳥，即教此鳥以捕彼鳥。生裂其腦，活摘共心血痕也，殺氣沖天，仙佛心惱鬼紳目怒望之不覺泣數行下。嗟嗟。此人或報前生之冤，獨不怕更結來生之仇乎。嗚乎，何其慘忍之至於如此乎。倘有能勸人改此惡習者，其功德十倍於放生，言若相誑，甘入拔舌地獄。若夫崇正辟邪，責又匪輕，驅邪歸正，情更難緩。事非活命，一同再造之天，功逾救危，並開重生之地，放生固以救其命，辟邪兼以正其心，且也放生僅以救一時之命，辟邪將以正萬世之心。此金鍾傳之所以相提並論，而李金華辨之不得，辟之不得不厲者，良非無故也。

理注：

且說申應鑄改惡向善，申孝思又怕善不志誠，又命應鍾去看，卻是王高四人，以善成勸。應鑄誠心立了放生會，應鍾回告其父，申孝思、李金華聞之喜之不盡。稟明本縣四門張貼告示，大善成就。又言李金華回家，鄉親老幼全來看望，內中有一老者，講道論義，辯別邪正分明，這正是關呂二帝，慈悲垂世憐會救拔，一等迷途。又彼李金華辟倒扶起，忠孝實行孝悌，又證三教不二之理也。

偈雲：

崇正辟邪論綱常，實行忠孝世無雙。